

胡月伟 杨鑫基

疯狂的季节

“疯狂三部曲”之一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
808

疯狂的节日

胡月基
杨鑫伟

疯狂三部曲之一

034053



女子学院 0050277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金 平
封面题字：任兆祥

书名 疯狂的节日
作者 胡月伟 杨鑫基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1987年9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印数 1—250,000 册 字数300千

ISBN7—5411—0100—1/I·99

统一书号 10374·416

定价 2.40元

主要人物表

- | | | |
|-----|-----|----------------------------------|
| 江 青 | 51岁 | 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 |
| 张春桥 | 50岁 |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
| 王洪文 | 31岁 | 上海市革委第一副主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司令。 |
| 姚文元 | 36岁 |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 徐景贤 | 37岁 | 上海市革委常委，常务副主任。 |
| 陈阿大 | 23岁 |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五虎上将”之一。 |
| 游雪涛 | 34岁 | 上海市革委委员，群运组组长，244情报小组负责人。 |
| 柯仁俊 | 34岁 | 上海市革委常委，教卫组副组长。 |
| 郭子坤 | 39岁 | 上海市革委常委，上海“工总司”副司令兼二兵团司令。 |
| 芳 芳 | 25岁 | 上海市革委委员，上海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副司令，244小组成员。 |
| 朱永嘉 | 32岁 |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 |
| 乘 风 | 23岁 | 上海市革委委员，浦江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

郁林根	19岁	上海“工总司”造反队员，郭子坤保镖兼小车司机。
徐海涛	46岁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曹荻秋	54岁	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苏东曦	25岁	上海“红革联”总部勤务组成员，浦江大学生物系学生。
叶如荃	22岁	浦江大学“红革联”办公室主任，中文系学生。
向 军	23岁	浦江大学“红革联”作战部长，体育系学生。
焦雯雯	22岁	浦江大学广播员，外语系学生。
李亚男	24岁	上海“红革联”总部勤务组负责人。
马元刚	25岁	浦江大学“红革联”勤务组负责人。
叶教授	57岁	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王曼媛	37岁	旧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演员，被遗弃的资本家妻子，郭子坤情妇。
玉 芬	33岁	上海市委机要台报务员，柯仁俊之妻。

目 录

第1章	总参谋部的专机在虹桥降落.....	1
第2章	捞钞票的人都要疯了.....	11
第3章	群英会上紧锣密鼓.....	22
第4章	三个大学生.....	32
第5章	操纵上海的手.....	43
第6章	怀疑，不得不怀疑.....	52
第7章	被忽略的力量开始行动.....	63
第8章	绑架第三号人物.....	69
第9章	呵，刺刀！.....	83
第10章	严寒中依然有玫瑰开放.....	94
第11章	友谊宫的壁钟指着七点正.....	112
第12章	仅仅是几秒钟.....	130
第13章	灵魂的幽谷升起了黑雾.....	139
第14章	鸡棚小店来了奇怪的女人.....	155
第15章	多情与无情.....	175
第16章	在神秘的别墅里.....	193
第17章	市委大印不翼而飞了.....	204
第18章	蜗牛壳里的两个老头.....	217
第19章	钓鱼台的热线电话通了.....	241

第20章	特急电报.....	250
第21章	谁的后台老板硬.....	261
第22章	杀气腾腾的丁香别墅.....	278
第23章	红革联呀，你往哪里去.....	292
第24章	暴行的答复.....	310
第25章	把最后一面旗擎起来.....	328
第26章	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夜幕.....	342
第27章	凯旋者勾画公社蓝图.....	370
第28章	在巍峨耸立的钟楼上.....	398
第29章	让浩瀚的东海来埋葬.....	416
第30章	记住它：二月五日.....	431

第 1 章

总参谋部的专机 在虹桥降落

第三次核爆炸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迎来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

上海外滩海关大楼顶端的报时钟轰响了：“5 5 6 | 2— | 1 16 | 2— |”……阵阵寒风将这雄浑的钟声撒向浦江两岸。一向习惯以钟声来对表的上海人，乍听见这旋律，往往是半迷惘半兴奋；以往一下一下准确的报时，被时代的最强音《东方红》所代替。你还没弄清楚啥辰光，庄严神圣的乐曲旋律已把你带往幻觉的境界。

二十点三十分，深邃莫测的夜空隐隐传来一阵渐强的发动机轰鸣。一架飞机在黄浦江上空盘旋了半圈，带着尖厉的啸声，从二千米高空徐徐下降，对准虹桥机场笔直的跑道俯冲下去。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式民航机，现在是总参谋部的军用专机。喷有“八一”军徽的机身还在惯性中移动，几辆漂亮的小轿车就匆匆迎了上去，驶在最前头的是一辆大型红旗轿车。

舱门打开了，张春桥走出飞机，后头紧跟着姚文元。他们裹着草绿色军大衣，戴着佩有帽徽的单军帽。张春桥中等

身材。他立在高高的舷梯上，稍稍迟疑了一下，推一推精致的琇琅架眼镜，便朝跑道边走来的几个人挥手致意。他摘下鹿皮手套，握住徐景贤伸过来的手，压低声音问：“怎么样？”

“一切都好！”徐景贤简捷地回答。

年轻英俊的王洪文抢前一步，热情洋溢地说：“春桥同志，我们工总司热烈欢迎您！”

熊腰虎背的郭子坤“哼”了一声，虎着脸挤上去，大拇指往肩后一戳：“我带了三卡车人，统统在门口！”

张春桥笑容可掬，瞅着这两位工人领袖，一手抓住一条臂膀，用力摇撼着说：“两个月不见，要刮目相看喽！”

光秃秃的停机坪上，赤、橙、黄、绿、紫的车灯、信号灯、跑道灯、机翼灯一闪一烁。指挥塔屹立在夜幕中，信号旗在西北风中“叭叭”作响。真冷啊！他们跺跺棉鞋，坐进等候在身边的轿车，一溜烟地向外驶去。王洪文坐着一辆“上海”牌在前头开道，郭子坤殿后，三辆蒙着帆布篷的大卡车里塞满了造反队员。车队顺着虹桥路风驰电掣地疾行，穿过中山西路口的街心花园，拐入市区。矗立在苏州河口、轮廓模糊的上海大厦隐约可见，……车队驰向月牙形的外滩。墨染似的江面上不见一片帆影，浦东泊着一条条吃水很深的外国货轮，随着涨潮的黄浦江水微微起伏颤动。

黄浦公园前人头攒动，演说、辩论、叫卖之声汇成一片。

“阿要看法国《新人道报》！全世界革命者学习《毛主席语录》，赞扬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

“军报要哦，要哦军报！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访华演出，两国演员共同敬祝毛泽东、霍查万寿无疆！”

江边码头前水泄不通，一个光膀子的苏北汉子在兜售膏

药：“呔！北京十三陵地下宫殿挖出的清宫秘方膏药。长征串联的红卫兵，你买一张试试，贴在腿上，日行百里，脚不打泡，夜里睡觉笃定梦见红太阳！”

市委大楼象一座缄默的山岗。

拱门前，四根巍峨的陶立克式圆柱下立着两名解放军战士。战士的白手套和雪亮的枪刺幽幽放光。宽阔的台阶上簇拥的人群议论着、指点着，有的红卫兵还故意走近岗哨大声喧哗。警卫战士默不作声地俯视着骚乱的人们。

“红旗！红旗轿车！”有人尖叫一声，没等人们看清楚，这支车队已一掠而过。

姚文元靠在红旗轿车的后垫上，忽地笑了起来：“我想起了茅盾的《子夜》。”

“唔？”张春桥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吴老太爷初到上海，在汽车里看街景那一段，倒很有趣。”姚文元饶有兴致地瞅着马路两边。惨白的碘钨灯显现着一月的市容：巨大的建筑物上，铅灰色的路灯灯柱上，墨绿色的立式邮筒上，斑驳的法国梧桐树上，商店的玻璃橱窗上全贴着五彩缤纷的标语、传单、口号。就连“叮叮当当”驶过的有轨电车，也象病人似地贴满了膏药，车身上用墨汁刷着歪歪扭扭的“打倒”、“火烧”、“油煎”一类的标语。

两支游行队伍交叉在十字路口，将马路堵死。一面大红旗上写着：“临时工、外包工联合起来！”另一面大旗上写着：“临时户口、袋袋户口造反队”。十字路口中心的水泥岗亭上，一个女红卫兵在散发传单：“号外！奇迹！看江湾五角场一贫农女儿用耳朵识字，用脚掌摸字，摸得出‘革命

无罪！造反有理！’ ”……

“乌七八糟！”张春桥皱了皱眉头，点燃了一支香烟，
“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到底有多少标语是符合我们意志的？”

徐景贤的目光搜索着两侧，偶然发现几条“砸烂修正主义的上海市委！”、“万炮齐轰旧市委！”“誓与陈丕显、曹荻秋血战到底！”的标语，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发现珍奇，连忙指点给张春桥、姚文元看。

近半年来，人们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激情鼓舞着，一千万上海人的步伐全都改变了，节奏全都加快了。从课堂到车间，从田野到商店，狂热的上海人纷纷涌上街头，呐喊着激昂、新鲜的政治口号，举行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会。几千年的文明都到废品收购站报到，李白和拜伦在一团烈火中化为青烟，完成了他们新的浪漫主义杰作；蒙娜丽莎被画上小八字胡；八大山人和王羲之的真迹一钱不值，只能与废纸一同出售；南京路上一切带色的霓虹灯全被砸烂；穿裙子被视为邪恶，娱乐成了犯罪。赤胆忠心的红卫兵手执皮尺、剪刀，一丝不苟地衡量行人的裤脚尺寸和皮鞋头。一套旧军装能引来青年们羡慕的目光，背诵三篇文章可以为大众倾倒……党报上，刊登精神病院用毛泽东思想对精神病患者施行世界观疗法，成功率达百分之八十五……

一个令人恐惧的预言老在中国人的耳畔回响：“……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我们这个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的党！”

夏天匆匆过去了，秋天又悄悄地溜走了。人们被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搅得晕头转向，而对自然气候的变化，几乎不加留神。当呼啸的北风扑面而来，忍不住打起寒颤时，人们

才猛然发觉，噢，是冬天了！酷烈的西北风横扫过大街小巷，生活更加严峻了。

张春桥的名字在上海已是家喻户晓。车队里的其他人物，在黄浦江畔名气也十分响。仅仅半年之前，张春桥只是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一位书记；姚文元当过《解放》杂志的副主编，从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张挞伐后，他和张春桥都内调进京，成为“总参谋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核心人物，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左派。

徐景贤是原市委写作班子的一支笔杆。他资历虽浅，但头脑灵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市委大院燃起第一支造反火炬。

说起王洪文、郭子坤这正、副司令的来历，是颇有戏剧性的。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全市数十家工厂的造反头头聚在黄浦剧场，商议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了确定各人在总司令部能坐哪把交椅，头头们吵得鸡飞狗跳，最后只得照各人实力排名次。各厂的头头争先恐后地报数：“我有十八个造反队员”，“俺有一个排”，“咱是三十八”……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那阵也就只有五十九人，他却吹牛不打草稿，使出交易所的绝招，故意等到大家全报完，才拍案而起：“我出二百人马！”真是掷地作声，众人大哗。王洪文正在得意洋洋，不料又杀出一个程咬金：电机厂的郭子坤从厕所出来，边系裤腰带边嚷嚷：“老子不多不少正好二百零一个！”王洪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议每人报出身、成份、政治面目。郭子坤的出身、成份和王洪文不相上下，单缺王洪文那块“中共党员”的金字招牌。说来也妙，这群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造反英雄偏偏都要立个“党员总

350430

司令”，象历代的造反英雄一样，他们可以打倒一切，却打不倒中华民族二千年来形成的正统观念。他们说：“工总司这块牌子不能让人看不起。”

车队没有驶进康平路市委大院，却驶向淮海中路茂名南路交界处的锦江饭店。电梯把他们升到了十一层楼。一行人踩着悄无声息的大红地毯，走进了豪华舒适的客厅。

张春桥踱到窗前，打开了落地大纱帘，客厅内洒进一片淡淡的光线。寒意被挡在窗外，暖气使客厅充溢着温馨的早春气息。凝视着眼前参差错落的高楼大厦、点点灯光，耳中隐约可闻呜咽咆哮的寒风，一霎间，世界仿佛离他很远很远。静谧，一种几乎压迫耳膜的寂静，使他可以听见心脏的搏动声。难道刚才就是从那颠簸骚乱的世界中来的吗？张春桥突然想起了凯撒的一句话：“我来了……就要看到希望看到的一切！”

张春桥觉到了倦意，想伸个懒腰，打个呵欠，但是一转身却精神抖擞地向等候他的几个人走去。“我和文元这趟来，”他点起一支烟，埋身在柔软的沙发里，悠然地说，

“不准备进康平路了。只要市委那班人在那里一天，我就一天不去！就算是挑战吧！”

在座的人一齐发出爽朗的笑声。

姚文元脱掉了军大衣，显现出过早发福的腹部。他双手交叉叠在肚子上，炯炯有神的眼睛朝徐景贤说：“给家里挂个电话，让他们都住这儿来。”

张春桥笑咪咪地向王洪文、郭子坤说：“康平路事件，两位辛苦了。”

王洪文欠欠身，挺直胸脯，脸上浮着谦恭的微笑：“一

接到你从北京来的电话指示，我们就……”他的右拳轻轻地在沙发的扶手上砸了一下。郭子坤“呸”地吐出半截香烟，伸出三个指头，瓮声瓮气地说：“三千，我带了三千人马去的，把赤卫队老保冲得稀里哗啦！”

徐景贤补充说：“聂元梓带来的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革联的几所高校也参加了，十分英勇善战，占领市委大楼的第一面红旗还是红卫兵插上去的呢！”

“我的家怎么样？真的砸了吗？”张春桥眯着眼，轻轻弹去烟灰，“他们也真蠢，冲我的家，是要砸烂狗头的呀！”

“别看赤卫队号称八十万，”姚文元端起景德镇的金边细瓷茶杯，吹了吹，抿了一口微烫的祁门红茶，“只要它死保市委，寿命就长不了。”……

他们抽着烟，品着茶，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徐景贤看看手表，殷勤地说：“春桥、文元，你们早点休息吧。”

张春桥掐灭香烟，微微颌首，众人就一起站起来，向门外走去。

就在电梯服务员要关门的一瞬，徐景贤忽地说：“啊呀，我忘了一样东西。”他一脚踏出电梯。电梯载着充满醋意的王洪文、郭子坤降了下去。

张春桥笑了笑，拉着徐景贤踱回客厅。

“现在，我和文元是中央文革的调查员，想多听听多看看，不打算多露面。外面的事请你多打招呼，我们有事直接找你，你那边方便吗？”

“就是人多嘴杂，每天串联的人来人往。”

“武康路那幢房子还空着嘛，”姚文元插嘴说，“你们

搬过去嘛，我们去也安静一些。”

张春桥思忖着，坚决地点点头：“可以！这样，上海就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在康平路，一个在武康路。你要小心谨慎……给我们接条直通线。”

徐景贤说：“让王洪文、郭子坤多派些人好了。”

“这种人靠不牢。”姚文元鼻孔里哼了一声，“流氓无产者！”

“暂时先靠一下。”张春桥说，“我也准备有人翻墙进去，他们不是扬言要揪我回来批斗吗？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断然措施。这个权，我还是有的！”

徐景贤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打开，原来是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从一月四日起接管《文汇报》。张春桥虽说早已从电话里获悉这个消息，此时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套红的《告读者书》还是激动不已，情不自禁想起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一个半月前，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联，要求《解放日报》将《红卫战报》夹送给每个订户。市委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红革联勃然大怒，开进报社，阻止《解放日报》发行。成千上万的赤卫队在报社前示威游行，日夜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党——报——！”

“革”与“保”的拉锯战僵持了十多天。在白热化的高峰期，每天达几十万人。赤卫队始而冲击，继而封锁，切断了报社大楼的水源、粮源、电源。张春桥开始也很恼火，这不是捅漏子、帮倒忙吗！可他沉得住气，不动声色，一直到最高统帅点了头，他才在首都接见了红革联的李亚男、马元

刚，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卫兵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

“《解放日报》怎么落后了？”姚文元对“解放”的关心一向超过对“文汇”的关心。

“哦，‘解放’就在明天下午八点宣布接管！有二十多家组织参加接管大会！”徐景贤递给姚文元一封电报，“这是准备以《解放日报》、《文汇报》两报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发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致敬电。”

“马上向钓鱼台汇报！”张春桥以他政治家的远见，看出“解放”、“文汇”的新生，必然发生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击波，波及华东地区，乃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张春桥掂了掂《告读者书》：“好！很好！造反派以他们惊人的创造性暴露了这样一个秘密——党的行政领导并不是党领导的唯一方式。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变并不是什么思想家发明的结果，接管只是一种必然，是从我国上层建筑的变革中产生的。因此，它终究不会迁就一切感情的力量、传统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

姚文元插言道：“打个比喻，就象经济独立了的孩子不可避免地要求父母改变对他儿童时代的管理方式一样。”

张春桥、姚文元兴奋地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三个人吃了宵夜“鲜虾水饺”，又谈了两小时。临别前，张春桥交代徐景贤一桩任务：“你们机联站、红革联，还有工总司，三家分别派出三个社会调查组下去摸摸情况。临来上海前，主席关照我‘要听一听上海人民在想什么’，我们不能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有些事我还若明若暗哟。”

姚文元捋了捋开始秃顶的头，补充道：“让大学生和工

人对口调查，你们机联站去摸一摸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底。对每一个华东局和市委的书记都要有专门报告；对局一级、处一级要分别解剖几只麻雀；还有、还有……打个比方，一旦发生战争，上海的各类物资可以维持多久，都要有确切报告。”

徐景贤离开锦江饭店的一路上，一直在琢磨“就从这里开始”这句话的内涵。徐景贤的思路顺着党报被接管这条线驰骋……终于，他心头一亮：党报可以接管，为什么其它不能接管！“接管只是一种必然”！……接管！接管！徐景贤欣喜地觉得自己已触到张春桥、姚文元的脉搏，不，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脉搏。他预感到“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条永恒定理将被修正，他预感到上海的运动将起质的飞跃。

晨风吹到脸上凉飕飕的，一抹蛋青色的晨曦在千万幢大厦后升起。沸腾、骚乱上海城正处于最恬静的时刻。然而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徐景贤心头轰响：“我们要接管整个大上海！”